

卷五

5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

己

卷之六

表讚頌述序記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卷之六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

便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

中謝

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

為晝繡之行再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

臣方理輕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獎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叅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又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敷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於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叙平生之感退歸

鄉里永為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千冒宸極臣無任

云云

睦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勅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勾當者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迥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為郡甚榮臣某

中謝

恭惟皇

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群龍而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仄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

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  
而况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  
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  
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  
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  
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閣冀回上  
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擗墜  
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  
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

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  
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  
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  
罪乃立飛燕姊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為屠害  
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  
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  
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為尼危辱之朝不  
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  
而立既而推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

搖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  
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  
有年德夫人數負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  
復于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且  
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  
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  
萬機而况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  
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  
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義皇將安可久之基必

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  
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  
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  
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絲舊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  
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茲  
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  
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仰戴  
生成臣無任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  
 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  
 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  
 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  
 耻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  
 希英主之知伏惟 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  
 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  
 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  
 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

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垂藥石之良陛下  
 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  
 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肝具  
 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况闢圖書之府切處  
 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  
 豈曲士之能堪矧遙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  
 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尊聖  
 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  
 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制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竊念臣出自畎畝階于搢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

皇帝陛下惟天為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內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臣無任云云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



孤平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  
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銜口以安身  
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  
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  
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群臣聽決大事若  
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為腹心若委  
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相  
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

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  
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  
照臣按大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  
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  
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  
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  
寢微之說謂大臣又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  
機必躬親而無倦揜擗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  
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慤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

文正公表 卷之六  
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  
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  
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  
顛危人皆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  
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年身處江湖徒不忘於  
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 陛下九日垂光  
八風迴力察臣有大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  
出聖衷稍遷使郡庶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  
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効葵傾進

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  
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群責臣無任云云

###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望勅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  
任交割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繫懦品可  
副聖憂臣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  
之衝要歷大臣之鎮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敏  
中移節於京兆斯為劇任曷在匪人况經侵軼之  
虞彌藉緝綏之政宿兵既盛為地可知臣職貳統

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成固慙  
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  
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  
敢寧奔馳罔暇刻時莅事翌日興師庶牽制於戎  
心仍掩襲於邊路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孱謀  
偶符睿筭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  
當招撫五兵乂戢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  
事先除害馬亦假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臣  
無任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戶部員外郎依前充龍  
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  
之覆頂踵何酬臣中謝竊念臣才本迂踈識非機

敏屢由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  
使過之秋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  
膺寄委罔敢遜避而力小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  
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於禍以貽  
厥羞伏蒙 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干

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茲孤弱  
 播千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  
 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  
 荅高明之私臣無任云云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  
 耀州已到任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  
 致生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  
 孫吳之法耻道相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搔動之際

起臣貶所特加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  
 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  
 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  
 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中國百憂具在數  
 月于茲而方修完諸柵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  
 為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  
 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  
 入討豈以未順之款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  
 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荅以詔旨則降禮大甚

文正公表 卷之六  
若屏而不答則阻絕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為  
款好以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為得計此  
不可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  
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  
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迴去仍諭與本人  
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  
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  
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守  
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

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况奉朝旨許臣示  
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  
未稟承則於臣為耻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  
言初入界時見迎接之人叩頭為賀無何前行兩  
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為辭  
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迴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  
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  
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  
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

表尚令先開况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  
見其挾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  
齎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  
所為枝葉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傳聞于外為輕  
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使焚毀只存書後  
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别有劄到邀求數事並  
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年七月  
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求文  
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唐

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為游奕將收德劉稹章  
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今向後賊中文字所在焚  
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諭  
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  
事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  
振皇威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緩圖之  
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論利害苟  
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  
未有妨然以臣之愚處茲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

文正公表 卷之六 十一  
欺伏蒙 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  
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  
夙夜思省進退揚厲犬馬有志曾未施為日月無  
私尚茲臨照臣無任 云云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  
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  
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 中謝 竊念臣  
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

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又坐則  
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  
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  
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  
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  
力勉強稍難見於永興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  
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  
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患  
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

文正公表 卷之六  
黜頻招物議屢黷宸聰費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  
竒蹇矧念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  
茲近職深未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  
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不循  
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於  
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瘡雖  
貪冒微祿詎逃病者之譏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  
之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  
亭育臣無任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  
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  
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  
業由是縣昌至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  
比隆國家徇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之而  
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  
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  
李詔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厦面勢



顯敞允為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迥處雲山之勝臣  
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  
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  
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  
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隳方俗可  
厚顏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  
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誥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內

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  
略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  
誠敢述於斧鉞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

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  
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  
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  
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  
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  
亂指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為武官學士丞郎

文正公集 卷之六 十五  
一出為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  
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際事  
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然而受一則  
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  
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  
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  
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  
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為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  
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

內朝近臣出臨戎闡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  
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覩詔令之  
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  
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  
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  
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  
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  
也又既為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  
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

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繼降詔丁寧頃令  
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  
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  
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  
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  
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  
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  
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  
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為國

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  
饑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粗糲經  
逾歲年不露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  
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  
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  
患為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  
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  
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  
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

侯獲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為國家之用而能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

並偽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

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為之言故天下指之為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才不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

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為私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

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畧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劾無功冒賞之咎又劾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鑒處之臣無任云云

### 第二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祇膺寵異載被辱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念臣

器業無取誤荷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  
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  
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敦寬宥未即  
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祿加千金之重  
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為國家未便  
何則落內朝之職改為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  
勢又無功進祿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之  
怨况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  
者便偽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

字及招安榜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  
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來帶內朝之職而行節制  
凡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修邊備堅禦賊鋒賴  
其協心將圖成效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  
此近職改為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何奇功  
加此厚祿非宜也經畧使既無功遷改則經畧副  
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  
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  
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奮

國家邊事為之柰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  
發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內朝職名節制邊事  
其體且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  
自奮以求功名又得經畧招討銜位與偽署蕃部  
之名不相交錯免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  
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  
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堯咨俱自學士換觀察使當  
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但享厚祿為優賢之命與  
今事體不同臣非罷陝西經畧安撫副使日便乞  
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堅辭  
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  
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  
於上則多增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  
無成功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  
敢不從此為得其體也况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  
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  
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  
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守郎官於隨郢



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言甘俟鼎鑊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祇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獎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為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畧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効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祿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况臣前表所陳謂落內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為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偽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述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

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况臣懦阨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鼻衄膚髮衰變精力減竭豈堪專為武帥以圖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忠勇尚不能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瑄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偽臣粗知之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

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為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殆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裴德興張可久並命閤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己從人足以感群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

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  
張翔赴闕敷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  
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  
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  
許臣依期帶內朝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  
行之大事言之為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  
力疾為國盡心其武帥之難寵祿之過臣敢不揆  
度固以死請于冒天憲臣無任云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  
寵祿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  
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  
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  
寧家邦下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  
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  
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  
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

文正公表 卷之六 二十五  
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  
遣臣經畧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  
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  
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  
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  
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廉車且從廩祿之優  
兼貴稱呼之重霈然渥澤被于弱質臣以今之觀  
察使列為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內朝之  
職為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任重不煩  
改作願迴寵異少寬憂慄三黷天聽義不容誅伏  
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偽之情特降  
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為懼者有不  
即從制之罪而尚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  
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場  
之細事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答聖造臣無  
任云云

###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

宣為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  
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  
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  
臣僚代臣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  
靈伏增戰汗臣中謝竊念臣素乏才策誤膺獎寄  
經制西事三年于茲會微毫髮之功方俟雷霆之  
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  
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  
命况羗戎素詐邊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

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  
臨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  
下再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已邊任  
惟期自劾上答聖知臣無任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齎降官誥一通勅牒一  
道伏望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  
差遣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  
則驚臣中謝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

文正公表 卷之六 三十一  
王之術豈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  
擢于侍從無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羗戎負德  
官軍失利朝廷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畧歲時之  
間琦以節制不行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  
四路復領中權二年于茲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  
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覩臣  
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  
責率其下令邊畧未固兵力未強威令不揚戰鬪  
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時寇逼三川其勢可

困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潰殺傷滿野驅  
掠無算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  
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為淚殞歿無地榮耀何  
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邠州觀  
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黜之誅豈當再冒然  
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雖屬邊臣  
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  
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  
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

亡唐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  
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是皆  
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言矣陛下其捨諸昨  
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水冰地震  
群心憂傷此將帥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  
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  
動占書曰四夷為中國之陰是夷夏交爭未寧之  
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

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蕃部萬餘戶約四五  
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二  
十萬人矣死者為魚肉生者為犬羊臣仰測陛下  
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頒行疑朝  
廷高枕負茲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以  
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土五岳  
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答天戒  
陛下既已罪已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勳  
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効罪之大

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乃削除經畧  
招討等使名祗管勾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  
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已知陛下  
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  
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為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  
等得以嚴率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  
仍請詔下部署以下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奇  
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  
小酬獎此救弊之端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  
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  
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  
功浸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  
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庇蒼生  
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誥勅等  
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  
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兼陝



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  
秘殿為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

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  
之列進登二府叅預萬幾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  
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跡已難安而况親奉  
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  
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  
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  
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

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  
蒙 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廻天聽罷政府之重  
責加仙殿之寵名徃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  
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  
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  
知臣無任 云云

###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  
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

文正公表 卷之六  
潘要劇祗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遭  
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寢  
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叅對大猷詎有興邦  
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省匪久安願解貳於  
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粗使聊謝輿言伏蒙  
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  
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遷寄進退以禮足為  
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  
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

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  
之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  
辭皆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  
決知聖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纒  
脫中銓之冗遽叅麗正之策耻為侍人竊論國體  
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  
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况今得君安

文正公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敢惜身而少避閒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  
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羗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  
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  
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  
雖微必取之功多彌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會  
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  
遇固當勉副於倚昆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  
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為樹黨以敦  
本抑末為近名泊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

繫天聽終辨衆纒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於符竹  
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柰神道  
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迹之未平息鞍東  
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疔之見困非晚歲之能  
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為長往之期  
穆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  
臣起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  
一門有如臣焉足為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  
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

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  
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  
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  
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  
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  
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寢於淳風言逐涕  
零命隨䟽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

士知鄧州者游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為克渥彌集

震驚臣

中謝

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

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諧之列  
乏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  
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  
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軌於邊藩由朝廷之威  
靈屬羗戎之欵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霽霈之私  
青鎖是登朱轡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  
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

伏蒙 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并  
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  
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權臣敢不寅奉朝經躬  
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  
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無任 云云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  
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  
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為

渙汗臣 中謝 向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  
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  
言情偽未究妖兇既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  
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  
騰牒訴伏蒙 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  
其無他怨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  
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  
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忝犯塞朝廷盱食起臣思過之地援臣禦戎之策徃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政俾竭

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群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預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火深每秋必發求去亶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

上酬聖造少罄臣誠臣云云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勅就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  
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  
既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  
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荐更繁劇之任  
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  
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掇風波  
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

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  
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  
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 皇帝陛  
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  
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  
箴誓堅介石之心仰答高穹之造臣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  
訖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為榮極深臣中

謝竊念臣生稟迂踈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  
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徃司戎事  
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謀爰厠大臣之列有致君  
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  
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踈雖遼隔於明天亦  
荐分於善壤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  
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 皇帝陛下天施  
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  
忠之節始終弗回體肝吳之憂遠邇咸一入茲方

面副于宸心臣 云云

###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  
臣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  
臨群疑盡決臣 中謝 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  
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  
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覲雲天之問伏蒙 皇帝陛  
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  
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



五神之精爽祛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  
聖神之眷謹當餌為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  
言屬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旁質神明臣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  
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寇是虞臣  
中謝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  
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  
為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

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  
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秘殿復  
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覲  
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  
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  
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為懼  
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  
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  
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為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為令王之盛節伏惟

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為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軍慶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衰月

奉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  
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况天下似此近上老臣  
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  
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  
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寔當尊親之  
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  
興天下之孝悌光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為陛下  
之至德曄曄于千古干冒天威臣不任大願戰汗  
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  
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  
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中謝竊  
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  
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為憂所重在太平  
之業涓塵未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  
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 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  
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逾

屬夙宵虔分肝異體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含生  
上副聖求少圖忠効臣云云

讚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  
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荐當清  
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己任繇是  
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為皇家  
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

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  
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  
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  
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  
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  
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  
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為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

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  
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  
曰文今觀公之真而為讚云嗚呼揚公兩朝清風  
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  
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為之  
仙為之神

道服讚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  
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讚云

道家者流

衣裳楚楚

君子服之

逍遙是與

虛白之室

可以居處

華胥之庭

可以步武

豈無青紫

寵為辱主

豈無狐貉

驕為禍府

重此數師

畏彼如虎

旌陽之孫

無忝於祖

頌

皇儲資聖頌

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  
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  
而萬邦以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况登監撫

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僊源寶葉  
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  
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  
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  
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  
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啟帝  
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  
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  
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

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  
之安金鑑疑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  
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  
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  
日羨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  
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  
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  
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  
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

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  
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  
老羽翼令人講皇帝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  
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  
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  
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  
蓋究祥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  
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  
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

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慷然有好直之心佞  
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  
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  
也期于無盜責之于衣食期于無刑求之于禮義  
禮義既克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  
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  
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  
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能之矣若性習  
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

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寔宣三  
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  
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家代工王  
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職者曰正斯嗣也明  
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  
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  
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  
載而克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  
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

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繇繇帝統神武之  
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  
敏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  
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廼建承華三善靡忒  
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  
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受英晤日彰溫文乃左  
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思究授人惟才進  
人惟德刑也以薄思也以直屈者其伸勞者其逸



言思逆耳道務前膝王振金相英聲茂實絲若壽  
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  
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  
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兮頌聲洋  
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穎之奇以文武事朝  
廷為勲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  
屬寇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久遠俗使北疆以尋大

信光華之命所嚮疑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  
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公夙夜不懈

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海利云剥公請

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三郡鹽課  
虧者十年

公訪其利害請加買直蠲積  
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興杭秀海三郡鹽場

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間太湖漲溢害于南

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

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  
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

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漑焉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平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橫議巽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二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內民有復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戶

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閣其租者三千餘戶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候堰成日定奪令

漸復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像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鑿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憐怛廼按廼察草奏屢達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張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克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蓋不散山亘不斷如天

卷之六 卷之六 四

作限莫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  
者我痊逋亡幾千咸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  
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  
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  
鎮寧既寧既聚濤莫我苦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  
翁而豎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  
穀兮登盈作為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  
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  
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  
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  
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  
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  
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丘園  
初秀闕闕令嗣拳拳允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  
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

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子忠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

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嘻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汨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跖者也其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畎畝名不登縉紳之議目弗

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  
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  
甚哉繫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  
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  
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  
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  
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  
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  
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宮地靈物竒觀者駭異歷  
代嚴護景槩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細再生  
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  
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  
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人物益以宮題而成九  
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竒高凌虹蜺清  
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

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揚子雲  
之綿竹王文孝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  
時騰照千載者矣噫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  
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  
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  
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  
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

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  
為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  
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  
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  
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  
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勤  
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  
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  
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

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群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柰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為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構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大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悲乃嘆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為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

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為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錄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於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又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為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竒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餽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為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



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續臧集西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畧伐叛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

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御史府無所畏避為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劔則無狀然一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

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  
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  
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  
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  
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  
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  
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  
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庇而廢人之業也  
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  
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  
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  
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  
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  
最盛懿僖以降以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  
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

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  
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  
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  
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  
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  
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  
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  
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

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  
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  
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  
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  
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  
師魯舛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  
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  
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  
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

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  
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  
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  
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  
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  
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  
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  
也故序之

###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  
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  
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  
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  
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  
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  
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  
雅探幽索竒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  
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

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矢志之人其辭若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

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悒悒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青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

文正公序  
卷之六  
五十九  
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  
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  
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  
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說春秋序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  
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  
防其間華衮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  
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

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  
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  
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  
之癖兼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  
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  
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奧  
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

廣大慈悲力啟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  
蟲草木種種善諭開悟迷徒柰何業結障蔽深高  
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  
垂言以濟群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  
摠為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錄而  
記之俾無流墜余慶曆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惠  
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卹士命  
余宣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水谷  
之傳舍偶於堂簷罅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

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錄而世所希聞  
者也余頗異之啟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為  
摩拏羅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  
頌也一尊七頌摠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  
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真明之宗除煩惱障毒  
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  
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群  
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  
嘆一頌一悟以至卷終胷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

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鑒之聖則無  
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  
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錄藏之  
厥後示諸講說高僧通證耆達皆未見聞莫不欽  
信後於戊子歲有江陵老僧慧喆見訪因話此頌  
諸聖秘密世所希聞喆傳之於武陵僧普煥處寶  
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  
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  
范仲淹序

竇諫議錄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  
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  
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  
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偁僖儀至  
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  
偁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父禹鈞家  
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  
修行緣汝無子又壽筭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



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女及事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堦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

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為出金嫁之四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

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

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宇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

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

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某祖與竇公故人祖嘗錄於書冊以示子孫為  
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  
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叅知政事范某述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為聲聲之出也形而為言聲成文  
而音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為  
經考五聲之和鼓以為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  
依樂以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

在焉及乎大醇既醜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罔  
存律呂脈分新聲間作而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  
一端子雲語以雕蟲蓋尊其六籍降及近世尤尚  
斯文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於代者雅有存焉可  
歌可謠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  
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

國家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  
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  
弗至若以蓬而撞鍾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

其火玉石可分而滔滔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  
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  
川者鮮克結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  
以至撰述者既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  
墨不進曲直終非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律惜其  
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  
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  
十門以分其體執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  
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勲者謂之紀功陳

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緣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  
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  
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謂之詠物  
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  
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  
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其義  
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而  
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  
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

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  
于門門各有序盡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  
者附焉畧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  
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  
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已之妍媸也所舉之賦  
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  
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  
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  
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  
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  
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  
志歟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范仲淹序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  
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  
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  
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

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  
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先  
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  
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  
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  
於名教也其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其為  
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車塵  
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  
文以貴于丘園教育為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  
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  
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  
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  
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  
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  
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

文正公詩 卷之六 六十八  
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嘆  
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  
叅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  
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歎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  
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  
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  
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  
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  
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

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  
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  
九流百家之說者蓋多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  
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  
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  
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  
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  
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  
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

天下庠序視此而興濟濟群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壯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

廢之由不知也乃高而澄之三白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



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

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壯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霏雨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詭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牙

卷之六  
七十一  
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  
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  
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  
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  
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  
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

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  
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  
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  
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  
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  
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曆甲申歲予叅貳國政親奉  
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  
明年春予得請為幽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  
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

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群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惣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

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為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

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  
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  
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微不少差遲速重  
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  
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  
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  
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  
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  
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  
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時  
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霽等葬師于塔復  
以師之言求為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  
兮孰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宋文正公詩卷之六

Blank tex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Blank tex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dark horizontal band



